



生活走笔

倾听闽北

后畚廊桥

□祝娟

和水连在一起的,是桥。南方水多,自然桥多,桥把溪流两岸的土地连成了一个整体。

在闽北的乡村有很多的桥,廊桥有着古老独特的桥梁样式,“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因此被誉为桥梁的“活化石”。崇雒后畚村有座单拱石廊桥,又称花桥、风雨桥,建于明朝,横跨在芹溪源头——后崇溪上,距今约有五百年历史,桥上建木制廊阁,顶用青瓦覆盖,两边建两面走水的屋檐,桥身不长,约有35米,桥两头有石台阶。

第一次路过后畚,见到廊桥,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关注,那天有点小雨,整个村庄、田野、远山、廊桥都隐没在飘忽的雾中,景美得像一幅画在宣纸上的水墨画。

第二次到廊桥,阳光很好,桥面上有卵石与砖石,桥身青草、藤蔓参差,两岸树木掩映,古老的砖石、青瓦、本色梁柱与绿色交织,半圆形的单孔与水面上的倒影形成了一个正圆,蓝天白云倒映碧水中,此景极像一幅色彩强烈的油画。

冬日,专程拜访了廊桥。到达后畚村口,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地连接在一起,后崇溪从田地中穿行而下,一座古朴素雅的廊桥横卧其间,以一种静默的姿态,展现着它独特的古韵。

拾级上桥,廊桥上没有行人,只听得鸟儿叽喳。桥头廊柱上的对联“廊桥水傍有小芳情影,周氏祠前多太学书声”引起了我的兴趣。后畚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子,村中周氏家祠大门的石牌坊庄重而威严,高达8米、宽约5米,有“理学渊源”四个大字砖雕。牌坊上还刻有手持笏板的文官、精美的人物和吉祥动物石雕。周氏家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近300年历史。当年,周敦颐第十六代孙迁徙至此,在此传播理学思想,后畚村也就有了久远的人文记忆。

廊桥上的梁柱有些斑驳了,鹅卵石铺就的桥面落满灰尘。站在桥上望着眼前的这片田野,使人情不自禁想起辛弃疾的《清平乐·题上卢桥》“清溪奔快,不管青山碍。千里盘盘平世界。更著溪山一带。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此地居然形胜,似曾小小兴亡。”这座廊桥与这后崇溪两岸大片的辽阔土地曾是明清时期的墟场,当年大量武夷岩茶销往海外,后畚村曾是武夷岩茶四大茶道中、南向茶道上的重要环节,是南洋茶商的驿站,是浦城、武夷山、松溪、政和、建阳水吉等地茶户与之交易的场所,也是周边地区山货土特产的市集贸易中心。后畚村商贸繁荣,每逢赶墟日,商贸云集,在此买卖货物。人间世事沧桑,昔日繁华兴旺的街头变成种植庄稼的田野。至今仍保留下来的是每逢农历初五和初十的墟场。

当年,后崇溪两岸,陆路是交通要道,而桥下水路也可通船。想想当年的后畚是否也像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两岸街头店铺林立,集市的日子,茶棚烟雾升腾,渲染起浓烟火气;商贩颇具穿透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小吃店拍打面团声,食客的吃食声,声浪嘈杂;马帮商队前热闹缤纷,一摞摞茶叶正在装运;川流不息的行人,挑着重担,背着行囊;后崇溪上装着茶叶的船只,为顺利通过廊桥,快速调整方向,从这启航销往世界各地;文人们坐在廊桥上,墟日的热闹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吟诗作画;廊桥上人们熙熙攘攘地走过,还摆有几个小摊子;女子扬起恬淡惬意的笑脸,安然地倚在美人靠上……浓厚的生活情调与桥相连着,此时的廊桥是热闹的。

如今的廊桥,村民们悠闲相聚,唠唠家长里短,听听溪水声响,享受清风吹拂,谈天丰收喜悦……“沧桑阅尽水迢迢,霜雪无痕照此桥”,廊桥,悠久且优美。它从遥远的历史走来,默默地记述着文化,存留着那些从这里走过的人、发生的事。在时光流逝中,廊桥一头连着历史,一头接着未来。如今的后畚,这个有着许多古老记忆的村子,2016年入选第五批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同年,又获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廊桥又一次承载起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抬头仰望廊桥屋檐两侧高高挂起的鲜红灯笼,与青山秀水、古村人家,交汇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



扫一扫,听一听

草木有情

我喝过滋味最难忘的茶,是用鱼腥草制成的土茶。它的苦涩带有一种淡淡的甘甜,也有一种浓浓的回忆藏在里面。

前些日子,我忽然发现家后门有十来株鱼腥草长在石凳与水泥地相连接的缝隙里。缝隙里那点空间原本是杂草的领地。在此之前,我还嫌杂草四处蔓延,欲想动手清理。谁知季节交替,鱼腥草竟不清自来,悄无声息“鸠占鹊巢”。

只不过,这突然长出的鱼腥草使我十分疑惑。怎么去年不长,前年不长,偏偏今年长出来了?而且我这十来年从未见过它们的身影……

既然长出来了,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儿时的一些生活记忆。儿时在农村,一到盛夏,正是鱼腥草泛滥的时候,我总拎着簸箕走在东坑的路边,沿途一路拔取鱼腥草,乐此不疲。并且鱼腥草不怎么扎根,只用手捏住靠近泥土的那一截,轻轻一拽,带着些许湿气的根茎便顺从地离开了泥土的依托,只留下一小撮凌乱的叶子和一个微小的凹坑。

每每采满簸箕,我便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去。邻居们的夸赞并不会使我心花怒放,但是父母的一句肯定却会让我感到成就满满。

拔回来的鱼腥草,需用清水一遍遍地淘洗。洗净的鱼腥草,水淋漓的,根茎显得愈发白净,叶子也恢复了鲜活的翠色,只是那股子独特的气味,经过清

感悟生活

一缕奇香沁院来,扣扉无应踏青苔。

节假日闲余,到三三戏水茶叶喝茶,有幸遇上茶友。原以为,三三茶老板叫珊珊,谐音三三,所以取名三三茶叶,实则不是。三三为九,意为九曲,六六三十六,为武夷三十六奇峰,用三三六六者,意为取武夷山丹山碧水之秀,产出灵芽一样的武夷茶。有诗为证,明代诗人苏铎写道: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幔亭诸峰总奇绝,信哉天造而地设。

茶老板很是客气,特意选了一款今年新焙的茶。她泡茶动作娴熟流畅,日日与茶为伴,早已练就卖油翁那般滴水不漏的功夫。悬壶高冲,水流激荡,茶叶舒展,最后静静坐杯。茶汤澄澈,倾入茶海,再匀作三杯,——奉至客前。

茶香氤氲,评茶人习惯将盖碗递来,接过细闻,一股奇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旌摇曳。我惊异于这款茶的香气——兰香清逸,又带栀子花的甜润,层次分明,远胜寻常小品种茶。

想起从前登白云峰,途经山涧,随手采了几片野茶塞进口袋。待到日暮归馆,取出时茶叶已悄然变色,绿叶镶上红边,竟似完成了自然的萎凋。沸水冲

行走五夫

□彭泽

思想,正是从这寻常院落生长而出。

午后访朱子文化园,71尺(23.6米)高的雕像立于青山之间,衣袂翩然,目光温润坚定。底座镌刻名言,字字是对学问与人心的坚守。纪念馆中,手稿与生平记录着他从青年到暮年,始终与书为伴、与“理”同行的岁月。

朱熹以一生为笔,在儒家长卷上续写厚重篇章。当汉唐经学渐显板滞,佛道思潮涌动,他上承孔孟根脉,融汇周敦颐、二程哲思,将儒家义理织成“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体系。从《四书章句集注》到“格物致知”,让儒学从古训化为可践行的人生哲学。他更是跨界破壁的实践者。不仅谈“理”,亦察“物”:观星提出“月受日光”,察地记录地质变迁;推行“社仓法”济困,重修书院育才,将“修齐治平”的理想落于民生冷暖。其“理”贯通天人,既在心性,亦在万物。在南宋山河飘摇之际,朱熹强调“明华夷之辨”,以文化认同筑牢家国根基。

他认为“理”是天下共循的准则,由此凝聚四方风俗,汇成华夏文明的浩荡长河。后世每逢危难,这一思想常成为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朱子文化更蕴

鱼腥草茶

□李鸿宇

水的涤荡,仿佛被唤醒了一般,就似那浓烈的鱼腥味。

鱼腥草制作成土茶,无需繁杂的工艺。母亲那时只是将洗净的鱼腥草摊在簸箕里,置于阳光下蒸发水汽,之后循环往复一段时间,直到原本饱满鲜润的茎叶,一日日地失去光泽,在阳光炙烤下变得干瘪、蜷缩,颜色由青绿转为枯槁的灰褐色,又变得生硬或一触即碎时,这茶,便算是成了。

于是,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我充斥着激动的心情,把家后门那十来株鱼腥草拔了,加之买来的一些鱼腥草,凭借儿时的记忆依葫芦画瓢,开始仿制鱼腥草茶。刚开始的头几日,我仍满怀期待鱼腥草的蜕变。每天回家下意识地去看一看。结果不想承,就在一天后一场说来就来的雨将我的所有热情浇灭。由于没有及时避雨,淋湿的鱼腥草水分加重,如果连日下着雨,鱼腥草就会长霉,长了霉就功亏一篑。

当晚我想了一些补救措施,用拔苗助长的方法,生一炉炭火将其烤干,岂不是解决了实际面临的问题且缩减时间成本。一时计上心头便行动,等到记起制作鱼腥草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充足日照,才能使其还原最本真的味道,这才发觉此方法断不可取。

好在预计的雨随风潜入夜,未影响第二日天公作美。之后三两天的日头,便将鱼腥草晒得足够干燥、结实,叶子蜷缩、茎干一掰就断。当时我麻利地

醉花阴

□雪漫天

下,稍待片刻揭盖,也是一阵相似的奇香扑面而来。想来新茶初成,未经多道炭火深焙,最大程度保留了山野的本味,那口鼻之间的鲜灵,教人欣喜不已。于是问主人,此为何种茶?答曰:正岩105,成茶品质,不输纯种大红袍。

妥妥的兰花香,又兼带着蜜香,我把这缕奇香唤作“醉花阴”——不如,这款茶就叫“醉花阴”罢。茶毕口齿留香,此时不禁念及茶之德馨。我以为,茶能封存自然的一段香气,是茶之德;能将这份香气赠与人间,则是茶之大德。大凡仙草灵叶,皆存济世之心,故多被采药人载入药籍。茶亦如此,在成为清饮之前,本就是一味良药。人也当有怀香之念,将茶香般的美好藏于心底。

世间美好种种,皆自带一缕馨香,若能妥善收藏,来日重新开启,依旧芬芳如故。心有沉香,不惧浮世。做人亦如是,须得怀揣一份人间美好,它便是你生活里不涸的绿洲。

鲁迅先生说,喝茶是一种清福。在此刻月华如水的清辉里,静品一盅茶,既可感知秋风的微凉,也能珍藏来自自然深处的一套暗香。

藏着包容与和平的智慧。它融摄佛道心性之学,使儒家更臻圆融;主张“为政以德”,以“正人心”求天下安宁。即便是“存天理,灭人欲”(此处“人欲”指过度私欲),也是引导人追求内在的节制与和谐——对己修身,与人友善,向世求和。如今,朱子之“理”已融入我们的精神基因。谈传承,有他“继往开来”的坚守;论创新,有“格物致知”的路径;思家国,有“以理凝合”的智慧。这并非故纸堆中的教条,而是活着的源泉——让我们在纷繁时代寻得心安,在多元世界中守住文化根脉,在追求发展时不忘和谐共生。

傍晚重回兴贤古街,夕阳拉长老屋的影子,炊烟袅袅,孩童嬉笑。五夫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活”着的历史。朱子的思想渗入每一块砖石、每一扇木窗,融入剥落的指尖与清脆的笑声里。离去时暮色已深,零星的灯火为古镇晕开淡墨般的宁静。

这一程不似游览,更如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与历史、与哲思,也与内心的浮躁对话。或许,这正是五夫最珍贵的馈赠:在奔忙的世界里,让我们慢下来,读懂过去,也安顿自己。

用塑封袋将其装起来,便于后续保存食用。

直到昨夜。一个恬静的夜晚,月色不算明朗,我才猛然间想起鱼腥草茶,想起儿时家里酱黄色陶土大缸泡着,母亲大碗舀着,农村人解渴喝的日常口粮茶。

就这样我独自坐在家后门的石凳上——正是那与水泥地连接,长出鱼腥草的石凳。屋檐下透出的灯光在我脚边投下一圈模糊的昏黄,周遭万籁俱静,只有不知名的小虫在夜的阴影里,试探般地、断断续续地吟唱。

我端起杯子,闻了闻这杯来之不易的鱼腥草茶。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提着簸箕、走在东坑路边的小小身影。那强烈的鱼腥气息仿佛不再只是作用于味蕾,而是成了一种媒介,它穿透了时光的壁垒。

它不是佳茗却胜似佳茗。它使我难忘,使我明白回忆也别有一番滋味。



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



闽北日报(宣)